

異國他鄉的兩點在泰晤士河上鋪展開來，我在劍橋大學的歎息橋上找到了五年前的那個紫檀木匣。匣子上歪斜地刻著玉蘭花絮。回憶的沉香在匣縫流轉，與倫敦雨水緩緩交織在一起，轉眼間便漫成了那年大雨傾盆的梅雨季……

梅雨季的雨水總在最後一堂下得最急，氤氳的水氣在教室裏肆意流淌。前排少女蒼白又纖細的手背在袖口微露，鋼筆尖隨著手指在紙上游動，留下優美的墨痕。她與我都是醫學系的學生，亦是我為數不多的好友。人們總說，真正的朋友，你總能說出她幾個缺點。可看著女孩的身形，腦海裏卻只有品學兼優，溫文爾雅這些詞。如果硬要說一個缺點，我想那便是豐肌弱骨了。

幫我收著可好？少女微靠著滴水的廊柱，將一個木匣放到我的手上。她的眼角泛著低燒的潮紅，偶爾藏在臂彎裏的咳嗽像警鐘似的，勾勒著我的心弦。

「等我們一起考上醫學院，你再打開吧！」少女有意無意的說道。

「如果我現在就打開呢？」

「放心，鑰鎖在我手上，你開不了。」

我們在雨裏相視而笑，梅雨在身旁靜靜的落下，只是一旁的玉蘭花在牆壁上垂落，花穗在雨裏沉甸甸的墜著，像極了那未曾出口的絮言。

五年後，我不負眾望考上了劍橋大學醫學系。只是不知為何，每當大雨在倫敦鋪天蓋地而來時，我總會覺得自己忽然變成了那個很多年前在急診室外的少年……。

救護車警笛劃破長空的那個雨夜，少年拿著木匣向急診室追去。儀器的綠光從門縫散落，螢光燈不斷的發出嗡嗡聲，聲音很小，很小，可對門外的少年來說，卻是如此的震耳欲聾。「你是那個孩子的朋友嗎？這是她留給你的。」護士對少年說道。低頭看去，是一枚簪子，我在學校看她紮過。忽然間豆顆般的兩點在河邊墜下，把從回憶裏抽離出來。低頭看去，那枚五年前的簪子如今正靜靜地躺手心裏，我也該履行約定了。我將發簪緩緩插進被時間銹蝕的銅鎖裏，只聽咔嚓一聲，齒輪緩緩轉動。一瞬間，梅雨的潮汽撲面而來，回憶在腦海瘋轉，恍惚間，我好像回到了那個玉蘭花低垂的雨天。

回過神來，匣子已經打開。一張泛黃的信箋在裏面躺著。鋼筆的墨跡在歲月的洇染下愈發清晰：「見字如晤，好久不見。當你看到這封信，我也許已經不在了。我知道我的病瞞不過的你，可總得留個念想吧。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，望惜之。低短情長道不盡，謝謝你的出現，我的摯友。」我看著信上的字越來越小，越來越小，直至再也看不見。大雨還在下，玉蘭花在牆上低垂著。我看禮物著禮物思緒

萬千。原來,珍貴往往不在交付的瞬間,而是有人願意把餘生託付其中,等待下一個雨季,再一次重逢……